宋元學案

衡麓學案表

胡寅——子大原 別見五峯學案

文定長子 從子大正

龜山荊門門人

二程朱氏靳氏再傳 毛以誠

安定泰山濂溪三傳 劉荀

胡寧 別見武夷學案

胡宏 別爲五峯學案

梁觀國

並衡麓學侶

江琦

胡襄

韓璜並見武夷學案

劉衡別見百源學案

張祁——子孝祥

並衡麓講友

趙鼎別爲趙張諸儒學案

衡麓同調

高登——林宗臣——陳淳別爲北溪學案

陳元中

並梁氏講友

餘姚黃宗羲原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男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重校

鄞縣全祖望補定　道州何紹基重刊

衡麓學案

祖望謹案武夷諸子致堂五峯最著而其學又分爲二五峯不滿其兄之學故致堂之傳不廣然當洛學陷入異端之日致堂獨皭然不染亦已賢哉故朱子亦多取焉述衡麓學案梓材案衡麓學案梨洲本附武夷卷中謝山初別爲致堂學案後定序錄又易其稱又案衡麓爲武夷諸子稱以門人則不類故標之曰家學五峯放此

武夷家學二程再傳

文忠胡致堂先生寅

胡寅字明仲崇安人文定之弟子也雲濠案陳直齋云明仲將生母以多男不欲舉文定夫人夢大魚躍盆水中急取而子之少桀黠難制父閉之空閣其上有雜木先生盡刻爲人形文定曰當有以移其心别置書數千卷于其上年餘悉成誦中宣和進士甲科靖康初爲授秘書省校書郎時龜山爲祭酒稟學爲遷司門員外郎張邦昌僭位棄官歸建炎三年擢起居郎言高宗當糾合義師北向迎請不宜遽踐大位遂奉祠紹興二年起知永州四年復召爲起居郎遷中書舍人時議遣使入雲中先生疏言女眞驚動陵寢殘毁宗廟刼質二聖吾國之大讐也誤國之臣遣使求和苟延歲月九年于玆其效何如幸陛下灼見

邪言漸圖恢復然後二聖之怨可平陛下人子之職舉矣高宗嘉納召至都堂諭旨既張忠獻浚自江上還奏遣使爲兵家機權竟反前言因乞郡就養出知邵嚴永三州徽宗訃至故事以日易月先生上疏言禮讐不復則服不除願降詔旨服喪三年曁裴臨戎除禮部侍郎兼侍講直學士院父喪除起徽猷閣直學士秦檜當國乞致仕歸衡州檜既忌先生雖告老猶憤之坐與李光書譏訕朝政安置新州檜死復官二十七年卒年五十九謚文忠先生志節豪邁初擢第中書侍郎張邦昌欲以女妻之不許文定素與秦檜善及檜擅國先生絕之故爲所惡在謫所隨行無文字先生以所記憶者著讀史管見平生所著有論語詳說及詩文斐然集學者稱致堂先生

崇正辯

推兼愛之意而不知別親疏此墨之弊也

墨氏之弊固如此矣釋氏之弊豈不甚于此乎棄父母出家而不顧見螻蟻蚊蚋則哀矜之謂之別親疏可乎不別親疏故不辨賢否今有聖賢之人坐致太平而不喜佛則釋子必不譽也小人亡國敗家建寺宇崇塔廟厚給其田廣度其衆則釋氏必以爲宿植家根親受佛記者也試用此觀之其情見矣

正法念經云若有衆生埽如來塔命終生意樂天又云修治故塔命終生白身天與諸天女且欲自娛菩薩行經云有一貧人賣薪爲業向澤中採薪見一塔寺狐狼飛鳥草木荆棘不淨滿中貧人愴然誅伐埽除作禮而去命終生光音天盡

其天壽又復一日返作轉輪王
佛設如此等教其發心也不知欲誘人爲善乎抑將自係其塔
乎如誘人爲善莫先于正其心如此等教反以利樂害其心也
人各有所欲而未必皆同多爲利路以張之必有一中中則其
說可入此佛之術也言生意樂天則凡心意有所好樂而不得
者必爲之埽塔矣言生白身天則凡醜黑爲女子所惡欲淫色
而不得者必爲之埽塔矣言生光音天作轉輪王則凡瘖啞聾
瞶貧窮下賤者必爲之埽塔矣其設教之心如此果可謂之正
道乎今欲詰之則必曰此皆無礙方便也人之根器萬端不如
是不能攝之入善嗚呼使人隨意所欲而得之好色則得女好
貴則得王天下大亂之道也曾謂如是而爲善乎

願之推曰信謗之徵有如影響善惡之行禍福所歸九流百
氏皆同此論豈釋典爲虛妄乎項橐顏回之短折原憲伯夷
之凍餒盜跖莊蹻之福壽齊景桓魋之富強若引之先業冀
以後生更爲通耳如以行善而偶鍾禍報即便怨尤爲惡而
儻値福徵乃爲欺詭則亦堯舜之云虛周孔之不實也又欲
安所信而立身乎
夏至之日一陰初生而其時則至陽用事也陰雖微其極必有
折膠墮指之寒冬至之日一陽初生而其時則至陰用事也陽
雖微其極必有鑠石流金之暑在人積善積惡所感亦如此而
己顏回伯夷之生也得氣之淸而不厚故賢而不免乎夭貧盜
跖莊蹻之生也得氣之戾而不薄故惡而猶得其年壽此皆氣

之偏也若四凶當舜之時則有流放竄殛之刑元凱當堯之世則有奮庸亮采之美此則氣之正也何必曲爲先業後世因果之說乎若行善有禍而怨行惡值福而恣此乃市井淺陋之人計功效于旦暮間者何乃稱于君子之前乎盜跖膾人肝雖得飽其身而人惡之至今顏子食不充口而德名流于千世若顏子之心窮亦樂通亦樂簞瓢陋巷何足以移之鐘鼎廟堂何足以淫之威刑死生何足以動之而鄙夫之見乃以貧賤夭折爲顏子宿報嗚呼陋哉之推又云若不信報應之說則無以立身然則自孟子而上列聖羣賢舉無以立身而後世纍纍蠢蠢千百其羣者爲立身之人與

釋圓光少耽墳典詣理窮神及聞釋宗反同腐芥由是出家

人之稟氣不同或昏或明或拙或巧或靜或躁或剛或柔千條萬端非一言可盡也膾炙人所共嗜而有好食瘡痂者晝夜人所共由而有俾晝作夜者方王澤將息佛教未來凡趨靜厭事之流亦爲山林之行往而不返如接輿荷蕢長沮桀溺乃其所見偏蔽舍此取彼自以爲是而不可以入堯舜文王之道聖人不取也又況佛法入中國有以惑人之耳目而移人之心意宜夫一曲之士棄經典而耽釋宗如圓光者不可勝數可悲也已可悲也已或問乎有道君子曰儒學者晚多溺佛何也對曰學而無所得其年齒長矣而智力困矣其心欲遽止焉則又不安也一聞超勝侈大之說是以悅而從之譬之行人方履坦途其進無難也山忽高乎其前水忽深乎其下而進爲難也于是焉

有捷徑則欣然由之矣其勢使然也夫託乎逆旅者不得家居之安耳未有既安于家而又樂舍于旅也至哉斯言乎至哉斯言乎

後周武帝季年毀破前代一切佛塔鎔劃聖容焚燒經典寺廟盡賜王公爲第宅三坊釋子減三百萬皆復軍民還歸編戶蓋蒼生之不幸非吾宗之不幸也

偉哉周武之此舉也禍福報應之說所不能惑茫昧無稽之言所不能誑卓然自信能斥不疑使後嗣稍賢能承美志世傳弗失以待聖王則邪說與異端消滅已久蒼生之幸豈有量哉若周武者可謂明矣若周武者可謂勇矣後世英主者出能視傚而爭美之又何愧于大禹放蛇龍戮防風周公驅虎豹兼夷狄

孔子成春秋討亂臣賊子孟子闢楊墨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豈特于周武有光而已也

德志値周武毀滅教從儒禮秉操鏗然守死無懼帝愍其貞諒哀而放歸

孔子曰守死善道于道之至善以守死而不變不亦智乎于道之不善以守死而不變不愚乎天下之至愚乎何謂道之至善父慈而子孝君仁而臣忠兄友而弟恭夫義而婦順是也此儒教也何謂道之不善離天性之自然而外立其德自以爲道者是也此佛教也佛者未嘗慕儒之善而學之而儒者乃甘心于佛之不善而依歸之是愚也若德志遂令執迷所宜誅責用表至正周武乃以其守死而哀之殆爲所嚇矣此亦啟發後世明

君之一事也

天竺沙門智克武德九年達京住興善寺自古教傳詞旨有所未諭者皆委其宗緒括其同異渙然氷釋帝曰諸非有樂物我皆宗發言眞要無過釋典流通之極豈尙翻傳遂下詔命顧德一十九人于興善創開傳譯又敕左僕射房元齡參助勘定

佛之道以空爲至以有爲幻此學道者所當辨也今日月運乎天山川著乎地人物散殊于天地之中雖萬佛並生亦不能消除磨滅而使無也日晝而月夜山止而川流人生而物育自有天地以來至今而不可易未嘗不樂也此物雖壞而彼物自成我身雖死而人身猶在未嘗皆空也唐祖何循習不思之甚乎

儒信以爲然又復東征西伐經綸王業何其求不槃而爲不空哉如不能行之于身而徒言之于口則是妄而已矣房元齡唐之賢相輔致昇平然所學寖淺守正不固乃奉承辭命參勘邪說使政治駁雜其君不及于堯舜其俗未興于禮樂元齡不自知也後世觀之責備于賢者豈非歿身之遺恨與

景龍二年有御史大夫馮思昴卒見二子持簿引馮庭對官聽案覆罪愆官吏傷有舊識者裒思義手招馮曰吾爲假貸僧物于今未脫汝所坐者不合于天后宮中亂越可發願造涅槃經鑄鐘以資餘祐卻放還馮既甦三日寫經鑄鐘更享壽四十八年

凡如此類皆僧人所撰記如佛頂心經所載耳人貸僧物久幽

而未脫則偕取人物不可勝數皆入于無間永無出期也于天后宮中亂越罪之不可赦者造經鑄鐘而得免則是經鐘乃為人庇覆濫淫之具耳治世常法負債而不償必償而後已豈問僧與不僧哉設有犯奸抵罪入于縲紲使之造經鑄鐘而可以追刑者吾未之見也地獄固必無設其有之人神一理必公正不阿而後法行今造經鑄鐘而免其奸罪錫之永年不公不正甚矣使人自此淫濫而無害豈非邪說害政之甚者與

唐元宗研思注金剛般若經至是人先世罪業應墮惡道處執筆狐疑詔沙門道氤問其是非氤曰佛力不可測陛下舉于般若會中聞熏不一更沈注想自發現行帝豁然若憶嚮昔下筆不休

聖學以心爲本佛氏亦然而不同也聖人教人正其心心所同然者謂理也義也窮理而精義則心之體用全矣佛氏教人以心爲法起滅天地而夢幻人世擎拳植拂瞬目揚眉以爲作用于理不窮于義不精幾于具體而實則無用乃心之害也如道僉之告明皇者正是使心之術耳明皇方疑而未決一聞其言致思入念如道家存想隨所欲而萌爲龍華之會靈山之集妙喜之國兜率之天種種現身皆可自証雖高才穎質攻苦學道之士于此猶不脫又況明皇志滿氣驕樂佚游樂宴樂其心昏然者哉

沙門仁贊曰孔子自衛反魯贊易刪詩六經由是而列百王于焉取法梁武明皇搖翰于至詰之場冥心于眞常之境非

天下英傑可以與于此乎

無是非之心非人也蕭衍篋國殞身明皇致寇失位爲世人君之醜也仁贊徒以其親御翰墨箋注佛經遂稱爲英傑之人與孔子等其諂諛後世之人主以自立其黨而忘是非之心乃如此乎餓死于臺城不可謂至誥之場也播遷于蜀道不可謂眞常之境也以二君爲英傑則自古篋國殞身致寇失位之君爲不少亦皆天下之英傑矣

釋法雲與僧閔年臘齋習雲公篤學勞于色養及居母憂毀瘠過禮閔謂曰佛有至理恩愛重賊不可寬放惟有智者以方便方善能治制何必縱情于細近耶

法雲之所爲乃人之本心自古至今欲埽除泯滅而不可得者

蓋天命之性其理自然非智力技巧所能造作也不遇聖賢因其良心之未亡歸諸正道而陷身佛教又與僧閧爲徒乃法雲之不幸耳孟子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僧閧者戕毀物則之人也戕則爲賊反則爲亂又可責以仁義之道耶

釋曇延著涅槃義疏疏畢恐不合聖理乃于塔前以火驗之其卷軸並放光明通夜呈祥

理之所在先聖後聖其心一也曇延造經疏若于理周盡何以前言若有未盡更須進學如飲水食飯其冷煖饑飽之意他人豈能知之乃驗之于火以卜中否可笑甚矣復云經軸放光則又妄之極也火無不化之物今以大乘經典投之火中應手煨

燼曇延獨以何道使疏不可焚無乃幻術邪自達摩而後凡參禪悟徹者必求人印證夫得道不得道在我而已人何預焉我誠自信孰得移奪之我誠勿悟孰能分與之必待人言爲是而後以爲是是信否在人而不在己與對塔焚疏者何以異乎

靈潤十三出家二親既終兄弟哀訴會無動容但爲修冥福而已

靈潤割父母天性之愛棄兄弟哀訴之言自以世網超脫慧忍能斷然豈心終不可忘也何以驗之靈潤雖無動容而爲修冥福則其心于父母有絲毫不忍之意當其回向之時必曰資薦父母終不曰資薦道路他人也卽此絲毫不忍者乃是人之本心佛教以爲幻妄埽而去之儒教以爲惻隱保而存之其係如

此或者謂儒佛同歸是氷炭可以共器乎

釋惠嵩高昌國人少出家兄爲博士嘗勉嵩令罷道嵩曰腐儒小智當同諸糟粕餘何可論元魏末至京本國請還嵩曰以我之博達非邊鄙之所貪固執不往高昌乃夷其三族嵩聞之告其屬曰經不云乎三界無常諸有非樂何足怪哉

佛之教欲以大悲願力盡度衆生故阿難發之曰若一衆生未成佛終不于此取泥洹惠嵩學佛者也未能度人先殞其族此何道邪彼之教曰三界無常何爲愛戀中華而輕賤邊鄙又曰諸有非樂何爲自恃博達而詆誚儒風遂使三族之人無罪夷滅忍很慘酷虵虺豺狼之不如也

釋惠斌博覽經史十九爲州助教懷慕出世年二十三剃髮

北父于汶水之陰九達之會建義井一區仍樹碑銘云哀哀父母哉生載育亦既弄璋我顧我復一朝棄予山川滿目雲拚重關風迴大谷愛敬之道天倫在茲殷憂莫訴見子無期鑿井通道託事與辭百年幾日對此申悲

惡試博覽經史年既踰冠父母依望以成家者也棄親而去無復人心理之所不容矣觀井碑之語哀怨感切讀之令人怵惕而惻然想當日之意爲何如也其所以建碑于九達之會者必其力不能制其子庶幾往來之人官師之閒或見或聞動心與念能反之耳則不知是時爲民上者以爲是乎以爲非乎亦有欲存天理明人倫行反道敗德之誅者乎後人目覩此事者亦將崇邪毀正姑置之不問而已乎夫天性至恩不可解于心猶

木之溼猶火之燥孰能逃之而佛之教乃一切埽除謂之至道嗚呼異哉嗚呼異哉

釋惠璩誦涅槃法華等經嘗寢見人來叩戶問其故答曰師應死故來奉迎璩曰小事未了可申一年否答曰可至明年而卒

佛教中有術使人豫知死期僧人得之往往以爲神異或曰吾某日當去或曰明年某月吾去矣此精于卜相者亦或能之何足貴哉人死猶其生其來不可禦其去不可止若可留一年則十年百年皆可引伸而常存此理之所必無也近世儒者如師魯尹公子厚張公康節邵公皆閑于死生之際辭氣不亂安靜而逝君子猶以爲未及曾子易簀之正也蓋聖人以生死爲分

內事無可懼者故未嘗以爲言佛氏本于怖死是以藏經五千四十餘卷傳燈一千七百餘人皆皇皇以死爲一大事彼三代之民直道而行順受其正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不聞有輪迴之說豈非簡易明白之道何至惴恐經營若彼其切哉自佛教入中國說天堂可慕地獄可怖輪迴可脫于是人皆以死爲一大事而舍身取義殺身成仁之道晦矣夫既不以死爲常事必至于貪生失理懼死怛化而不順受其正也自兩漢而上戰國春秋之時聖人所謂道喪之世也當其時義心激切視死如歸者班班可攷其心初無慕怖安于義而已後世學佛者自以爲其道可以了達死生而其行事視三代之風尚未能及況聖賢之際乎

澄謂弟子法祚曰戊申歲禍亂漸萌己酉石氏當滅吾及其未亂先從化矣卽遣人辭虎虎出宮慰諭澄謂虎曰出生入死惟道之常修短分定非人能延念意未盡者以國家心存佛理無若與起寺廟崇顯壯麗稱斯德也

澄所以告其弟子與告石虎者何得反覆不侔邪既曰及其未亂當先從化則是死生在我去住自如也又曰修短分定非人能延則是天命有限欲止不可也則未知澄以數盡不得已而死乎抑數未盡自經而絶乎智者必能辨之矣且當其將死之日石氏危亂已著澄果有愛人忠虎之計史必傳之以爲美談今觀其告虎之言曰無若與起寺廟崇顯壯麗而已是以有道君子闢之曰佛氏之教名爲廣愛衆生終必歸于自利之塗聖

人復起不易斯言哉

釋寶崖于益州城西路首以布裹左右五指燒之有問痛邪崖曰痛由心起心既無痛指何所痛並燒二手于是積柴于樓上作乾麻小室以油潤之自以臂挾炬麻燒油濃赫然火合于熾盛之中禮拜比第二拜身面焦折復一拜身踣于炭上

佛教以心爲法不問理之當有當無也心以爲有則有心以爲無則無理與心二謂理爲障謂心爲空此其所以差也聖人心卽是理理卽是心以一貫之莫能障者是是非非曲曲直直各得其所物自付物我無與焉故曰如天之無不覆如地之無不載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如飛走動植並育而不相害

仁義禮智並行而不相背夫又何必以心爲空起滅天地僞立其德以擾亂天下哉今夫人目視耳聽手執而足行若非心能爲之主則視不明聽不聰執不固行不正無一而當矣目瞽耳聵心能視聽乎手廢足蹇心能執行乎一身之中有本有末有體有用相無以相須相有以相成未有焦灼其肌膚而心不知者也學佛者言空而事忍蓋自其離親毀形之時已喪其本心矣積習空忍之久于刲剔焚煉而不以爲痛蓋所以養心者素非其道也凡人之生無不自愛其身彼學佛者于蚊蚋之微草芥之細猶不忍害廣悲願也自愛乃能愛人愛人乃能愛物故養心保身者濟人利物之本也今乃愛之如此將何爲哉非有喪心之疾而然乎

釋道安天和四年三月敕召有德衆生名儒道士文武百官二千餘人量校三教之優劣欲事廢立安乃著本二教論有客問曰優柔宏闊于物必濟曰儒用之不匱于物必通曰道老嗟身患孔歎逝川固欲後外以致存生感往以知物化何異釋典厭身無常之說哉主人曰救形之教教稱爲外濟神之教教稱爲內釋教爲內儒教爲外教惟有二寧有三

客與主人問答之言皆出道安之手道安所見蹇淺若是哉儒之爲名學者之通號耳非爲稱名爲儒卽是賢也故孔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不知道安所謂優柔宏闊于物必濟之儒何所本乎稽之書傳無是言也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不舍晝夜蓋言存神過化閱閱如古變而常存之道如此何

嘗有厭身之嘆哉道安所以知孔子末矣釋教爲內而釋徒自處則曰方外之人儒教爲外而鄙薄儒者則曰方內之士吾未知道安所以區別內外之限者何如也今以地言之天子所居曰京師千里曰王畿推而廣之至于要荒則京師爲內而要荒爲外矣人之所居曰奧阼然後有堂有庭有門有垣則奧阼爲內而垣爲外矣名者實之賓也有此實然後有此名無其實則名何從生不知道安所謂內外者何以限之吾恨不得聞其實說也

釋惠立見尙醫奉御呂才造釋因明圖注三卷非斥諸師正義立致書責之云奉御于俗少聞遂謂眞宗可了何異鼷鼠見螢竈之堪陟乃言崐邱之非難蛛蝥覩棘林之易羅亦謂

扶桑之可綱才由茲而寢

射如李廣然後可以服何奴御如王良然後可以乘罷駕蓋事各有理物各有能不知物之能則不足以役物不知事之理則不足以揆事如呂才亦有意乎不信異端小道嘗著論以排之矣惡立所言鄙淺才不應遂爲之改然其詳則未之考也大抵儒者之遇異端其未達則推理以窮之其既達則明理而正之必能折其萌芽而摧其枝葉然後言不徒發而于道有補楊墨之言盈天下孟子以無父無君之言折之其禍遂息佛氏之言盈天下程子以天理及自利之言折之而其禍未息者莫乎此者有以解經自名而得君其學雜乎佛也役乎此者有以文辯豪世而得時其學雜乎佛也人之所趨者勢利所悅者華采于

是聖人之道欲明而復晴然賴先聖之說倘存而不泯也學者可以溯流窮源一洗其害而先韓歐之舊以追蹤于孟子正人心闢邪說距詖行放淫辭爲聖人之徒不亦善乎

釋元琏曰若能無心于萬物則欲不爲淫膩淫禍善不爲盜濫誤混疑不爲殺先後違天不爲妄惛荒顚倒不爲醉無心則無戒無戒則無佛無衆生無汝及無我無我無汝孰能戒哉

世之禪師所謂機辯橫說豎說道行順行者皆如此吾今折之曰人未有無心者也自古大聖人垂世立敎曰養心曰宅心曰存心曰洗心不言無心也心不可無無則死矣聖人之心若鑑不勞思慮不用計度而盡天地之理者亦曰如鑑之明而已不

言無鑑也有所欲必淫聖人所欲不踰矩是以無淫禍淫禍善必盜聖人福善禍淫是以無盜濫誤混疑必殺聖人四罪而天下咸服是以無殺先後違天必妄聖人憲天聰明是以無妄惛荒顛倒必醉聖人不爲酒困是以無醉聖人之心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自己及人自人及物各止于其所而天下之理定元珪所言失之毫釐差之千里者也今有欲其所不可欲以淫人爲是以善人爲非觸情殘害逆天之理放意于酒沈酣日富而曰我未嘗有心也適然如是耳而可乎蓋佛氏以心跡爲兩途凡其犯理背義一切過失必自文曰此粗迹非至道也譬如有人終日涉泥塗歷險阻而謂人曰吾足自行耳吾心未嘗行也則可信邪

釋明瓚于衡嶽閒居李泌隱南嶽潛察瓚所爲曰非常人也中夜往謁焉望席門自贊而拜瓚大詬仰空唾曰是賊李公愈加敬惟拜而已瓚正撥牛糞火出芋啖之良久乃曰可席以坐取啗芋之半以授焉李跪捧盡食而謝謂李曰愼勿多言領取十年宰相李拜而退

李鄴侯高才多智唐之名臣方未仕時辭爲乘之友隱居南嶽紫蓋峯者凡十年隱居之旁有一僧巖居曰明瓚相去甚邇鄴侯未嘗與往來此見之于傳記乃事之實不知明瓚何爲有此說乎使鄴侯欲謁瓚白日而不往中夜而後行素非師尊望門而便拜中下之人猶不爲此孰爲鄴侯而爲之明瓚其果有道之士與鄴侯鄰居之日久亦豈不知其賢否也一見詬唾此何

禮哉以鄭侯氣湊宇宙才幹四海嘗辭宰相而不爲及得山僧煨芋之餘乃跪捧而食事理之必無者也十年宰相人世之常事使鄭侯天命不當作寶豈能與之使其固有寶但能知之耳何足爲鄭侯之損益哉大抵僧人多取世間有名之士一言半句增重其事抑彼揚己人人同轍家君崇甯中宦遊湖南偶與一僧倡酬一絕詩句尋即忘之矣後三十年再至湖南乃見其僧有鏤語錄載此詩者題其目曰某人請益乃知此曹攀附名勢其心深切必借重于公卿大夫然後足以籠駭愚俗過庭之訓曰侯師聖有言君子當守先王之道壁立萬仞異端邪說勿挂于口庶幾不爲所誘矣此言是也汝等其識之子敢不奉以周旋乎

釋曇遷隋開皇七年下詔勞問遷既爲揖敬或謂滯于榮寵者乃著無是非論以示之

曇遷所著無是非論雖不可見而其立名已失矣事有是非猶松直棘曲鷺白烏黑雖創物之智不能改也聖人之教因人本有是非之心而教之使是其所當是非其所當非是非不亂則天下之事定矣曇遷學佛則當遺物離世投身于巖穴之間使世欲聞其聲且不可得況見其面乎今乃借用佛法付于國王之言諂諛人主耽彼榮利何也若以事君爲是則不臣爲非若以徇俗爲非則出家爲是是非之分豈可亂哉曇遷心疑又增滯寵之譏慨然著論秖益贅疣耳將以是爲非何異指中尊爲外道將以非爲是何異稱外道爲中尊將是非之泯然何異中

尊外道眞贋賢否僧人誠以此思之則是非之心自見苟見此
心必從是而違非矣

釋懷感信念佛往生暨三載忽感靈異見金色玉毫便證念
佛三昧臨終感佛來迎面西而往

人心有所著者不能忘之于心存想旣極則恍惚微茫之中眞
若有所見者漢武帝見李夫人唐明皇見李老君皆此類耳懷
感專切用志不分故隨其所欲而見焉其實則寂然無一物乃
妄見也故君子養心貴于得正正則無此矣得正則所見亦正

東晉成帝幼沖庾冰輔政謂沙門應敬王者何充等議不應
敬詔曰父子君臣百代所不應廢今慕茫昧棄禮敎使凡民
常人假飾服以傲憲度吾所弗取充言五戒之禁實助王化

今一令其拜遂壞其法修善之俗廢于聖世臣所未安詔曰百王制法未有以殊俗參治者也五戒小善旣擬人倫而于世主畧其禮敬邪卑尊不陳王教亂矣充言今沙門燒香祝願必先國家欲福祐之隆情無極矣奉上崇順出于自然臣以爲因其所利而惠之使賢愚莫敢不用情則上有天覆地載之施下有守一修善之人也冰議遂寢

凡釋氏自護其教甚密不肯少爲法度所屈以開廢毀之漸故于一言一拜計較如此充溺佛者也觀其言曰今令其拜遂壞其法遠法師亦云一旦行此如來之法滅矣遠膠于所習固不足責充服儒衣冠爲國大臣反主無父無君之教千古之罪人也人之夭壽稟于天命一定而不可易燒香祝壽曰無量壽佛

者蓋所諂諛世主竊寺宇衣食之安耳梁衍齊襄豈不深受怩
向其終何如是可鑒也若夫天保歸美報上祈之以日月祝之
以南山者爲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子至情以遐壽望焉非爲
諛也能正是國人則惜其胡不萬年能爲邦家之光則願其萬
壽無期皆好善之誠心非爲利也名之曰幽厲則孝子不能改
時日曷喪則民欲與之偕亡非有私也故古之愛君者惟勸其
作德周公戒成王曰夏商之末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逸欲
之君乃罔克壽或五六年或四三年其德既至雖短命如顏子
何病其賢其德不修雖期頤如莊蹻何救其惡故詩人諷歌其
上者皆以其有德而已今倚于人不問其賢不肖苟于己有分
毫之利則焚香唄讚書棟名鐘必深致善頌以悅之豈彼不知

命不可以力增福不可以諂求禍不可以苟免哉以世之愚者趨而向焉是以其說得行而莫或正之也孟子曰舜跖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耳僧人以自利存心而以修善爲言利與善之間甚微非明哲不能辨如充烏足以知之彼僧者當隋煬帝時視之曰今上萬歲當唐太宗時視之亦然至武后時視之又然必有明哲之君灼見其情狀斷然絕之則其術無所施矣

宗羲案吳必大問崇正辯如何朱子曰亦好必大曰今釋亦爲所辯者皆其門中自不以爲然曰吾儒守三綱五常若有人道不是亦可謂吾儒自不以爲然否又問此書只論其迹曰論其迹亦好伊川言不若只于迹上斷畢竟其迹是從那裏出來明仲說得明白某案致堂所辯一部書中大概言其

之作偽雖有然者畢竟已墮億逆一邊不若就其所言件件皆一與愈見其非理然此皆晉宋閒其徒報應變化之論後來愈出愈巧皆吾儒者以其說增益之牛毛繭絲辯之所以益難也

梓材謹案謝山于崇正辯標目上記云宜再采擇知其修補未完又案五峯文集謝山節錄之致堂集亦當補采惜盧氏藏底未全

附錄

朱子曰致堂議論英發人物偉然向常侍之坐見其數杯後歌孔明出師表誦張才叔自靖人自獻于先王義陳了翁奏狀等可謂豪傑之人也

衡麓學侶

參議胡茅堂先生寧 別見武夷學案

承務胡五峯先生宏 別爲五峯學案

梁歸正先生觀國

梁觀國字賓卿番禺人始業儒挺挺屹屹如孤松立石嘗謂學而畔道皆由異端惑之乃力排老佛二氏爲奏疏兩通各萬言走私邸謁諸天子願屏絕二氏弗俾無父無君之術侵蠹人紀會所在道梗阻于上聞紹興壬戌聞胡致堂退居衡山之陽先生因其友高登知致堂之有志鄒魯而無趣竺乾也詒書致離文一編致堂稱而揚之後三年卒年五十九著有歸正集二十卷議蘇文五卷駁其羽翼異端者編正喪禮十五卷壹敎十五卷卒之逾月其友人陳元中率其門人約古禮葬之而致堂誌

其墓蓋其所與遊獨高陳二子云 參斐然集

梓材謹案謝山爲端溪講院先師祠記云梁先王觀國遊于致堂之門者也然其年長致堂十二歲止稱學侶可爾

衡麓講友

敎授江先生琦

直閣胡先生襄

諫院韓先生璜 並見武夷學案

庶官劉先生衡 別見百源學案

直閣張總得先生祁

張祁字晉彥歷陽人以兄邵使金恩補官先生負氣高義工詩文趙豐公張魏公皆器遇之與胡致堂交最善時秦檜疑之會其子孝祥舉進士第一詆先生以罪付大理檜死獲免累官還

直祕閣淮南轉運通判以孝祥仕後顯不復干進卜居蕪湖晚嗜禪學號總得翁參姓譜

附錄

林拙齋紀問曰張安國言其父嘗教之云世間如食鄙刻薄等事須常常把做一大罪過看不可有分毫放過處才慣了便只把做常事看補

衡麓同調

忠簡趙得全先生鼎別爲趙張諸儒學案

梁氏講友

學錄高東溪先生登

高登字彥先臨漳人號東溪先生靖康閒遊太學與陳少陽伏

闕拜疏以誅六賊罷种李爲請用事者欲兵之不爲動也紹興初召至政事堂又與宰相秦檜論不合去爲靜江府古縣令有異政帥守希檜意招其過以屬吏會帥亦以讒死獄中乃得釋被檄試進士湘州使諸生論直言不聞之可畏策閩浙水沴之所出而遂被檄以歸檜聞大怒奪官徙容州先生學博行高議論慷慨口講指畫終日滾滾無非忠臣孝子之言舍生取義之意聞者凜然其在古縣學者已爭歸之至是其徒又益盛屬疾自作埋銘召所與遊及諸生訣別正坐拱手奮髯張目而卒參朱子文集

陳先生元中

陳元中閩人居番禺

梓材謹案周益公誌胡忠簡長子承務墓云隨忠簡謫新州詩人陳元忠目爲春秋生元忠蓋即元中傳寫之異

衡麓家學 二程三傳

胡伯逢先生大原 別見五峯學案

簽判胡先生大正

胡大正字伯誠崇安人致堂先生從子也以任入官累遷泉州簽判賊有遁臨漳者泉爲鄰境城門晝閉忽近郊有荷斧四五十人邏卒捕之同官欲斬以徇先生不可曰賊豈無攻具乃以短斧思破城邪訊之果樵者時人稱之 補

衡麓門人

毛先生以謨

毛以謨字舜舉衡山人也受業衡麓先生之門嘗爲題其齋曰

不息而五峯爲之記補

知軍劉先生荀

劉荀字子卿清江人嘗從胡致堂于新州又從張横浦于南安凡有得二公緒言皆筆之名曰思問記淳熙中知餘干縣未滿適周益公必大入相以先生爲首薦改判德安知盱眙軍所著有政規四十卷明本三卷座右記三卷文源八卷癡兒錄五卷德安守禦三卷鄱梁記問八卷邊防指掌圖三卷南北聘使錄三卷參江西通志

梓材謹案先生本東平人所著明本一作明本釋書中稱先忠肅公蓋忠肅摯之後于子駒芮爲兄弟行又稱昔嘗問學于胡衡麓張横浦二侍郎莫不舉四端五典以示詔子駒見元城學案

張氏家學

安撫張于湖先生孝祥

張孝祥字安國直祕閣祁之子也紹興二十四年廷試第一授祕書正字初對首言乞總攬乾綱以盡更化之美又言官吏忤故相意並緣文致有司觀望鍛鍊而成罪乞令有司即改正又言王安石作日錄一時政事美則歸己今故相信任之專非特安石臣愧其作時政記亦如安石專用己意乞取已修日歷詳審是正黜私說以垂無窮從之累遷起居舍人罷知撫州平江張魏公自蜀還朝薦之召赴行在除直學士院兼都督府參贊軍事後知荊南湖北路安撫使卒孝宗惜之有用才未盡之歎進顯謨閣直學士致仕年三十八參史傳

高氏門人

主簿林先生宗臣

林宗臣字實夫龍溪人受業高登之門登乾道進士歷官主簿見陳北溪趣向不凡心異之謂曰子所習者科舉耳聖賢大業則不在是因授以近思錄北溪卒爲儒宗實先生啟之也參道南源委

梓材謹案陳伯澡爲北溪敘述云高東溪門人林主簿宗臣鄉之先儒也一見奇之是道南源委所本惟儒林宗派列先生于晦翁之門

林氏門人東溪再傳

文安陳北溪先生淳別爲北溪學案

宋元學案卷四十一終

五峰學案表

胡宏 ——從弟實
文定季子
龜山荆門門人
二程朱氏新氏再傳
安定泰山濂溪三傳
　　　　子大時　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從子大原
　　　　從子大本
張栻
　　　　楊大異　胡氏所傳
彪居正 ——劉强學　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吳翌
孫蒙正　別見元城學案

趙師孟

趙棠——子方 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方疇 別見紫微學案

向浯

蕭口——子佐 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胡憲 別爲劉胡諸儒學案

曾幾

李椿

彪虎臣 並見武夷學案

並五峯學侶

宋元學案卷四十二

餘姚黃宗羲原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男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重校

鄞縣全祖望補定　　道州何紹基重刊

五峯學案

祖望謹案紹興諸儒所造莫出五峯之上其所作知言東萊以爲過于正蒙卒開湖湘之學統今豫章以晦翁故祀澤宮而五峯闕焉非公論也述五峯學案梓材案五峯傳與及門諸子槩洲本亦附武夷卷中謝山始別爲五峯學案

武夷家學二程再傳

承務胡五峯先生宏

胡宏字仁仲崇安人文定之季子自幼志于大道嘗見龜山于京師又從侯師聖于荆門而卒傳其父之學優游衡山二十餘年玩心神明不舍晝夜張南軒師事之學者稱五峯先生朱子云秦檜當國卻留意故家子弟往往被他牢籠出去多墜家聲獨明仲兄弟卻有樹立終不歸附所著有知言及詩文皇王大紀雲濠案謝山學案劄記有云五峯易外傳一卷

百家謹案文定以游廣平之薦誤交秦檜失知人之明想先生兄弟竊所痛心故顯與檜絕所以致堂有新州之徙先生初以蔭補右承務郎避檜不出至檜死被召以疾卒嗚呼此眞孝子慈孫克盖前人之愆者也其志昭然千古若見焉

胡子知言

道充乎身塞乎天地而拘于墟者不見其大存乎飲食男女之事而溺于流者不知其精諸子百家億之以意飾之以辯傳聞習見蒙心之言命之理性之道置諸茫昧則已矣悲夫此邪說暴行所以盛行而不爲其所藏者鮮也然則奈何曰在修吾身

夫婦之道人醜之矣以淫欲爲事也聖人則安之者以保合爲義也接而知有禮焉交而知有道焉惟敬者爲能守而弗失也語曰樂而不淫則得性命之正矣謂之淫欲者非陋庸人而何

天得地而後有萬物夫得婦而後有男女君得臣而後有萬民此一之道也所以爲至也

天下莫大于心患在于不能推之爾莫久于心患在于不能順

之爾莫成于命患在于不能信之爾不能推故人物內外不能一也不能順故死生晝夜不能通也不能信故富貴貧賤不能安也

氣之流行性爲之主性之流行心爲之主

學貴大成不貴小用大成者參于天地之謂也小用者謀利計功之謂也

有而不能無者性之謂與宰物不死者心之謂與感而無自者誠之謂與往而不窮者鬼之謂與來而不測者神之謂與

仁者人所以肖天地之機要也

靜觀萬物之理得吾心之悅也易動處萬物之分得吾心之樂也難是故仁智合一然後君子之學成成己所以成物

堯舜以天下與人而無人德我之望湯武有人之天下而無我取人之嫌是故天下無大事我不能大則以事為大而處之也難

有毀人敗物之心者小人也操舉人成物之心者義士也油然乎物各得其分而無為者君子也

禮文多者情實必不足君子交際宜察焉言辭巧者臨斷必不善君子選用宜察焉

學欲博不欲雜守欲約不欲陋雜似博陋似約學者不可不察也

能攻人之實病至難也能受人之實攻為尤難也人能攻我實病我能受人實攻朋友之義其庶幾乎不然其不相陷而為小

人者幾希矣

行紛華波蕩之中慢易之心不生居幽獨得肆之地匪僻之情不起上也起而以禮制之次也制而不止者昏而無勇者也理不素窮勇不自任必爲小人之歸可恥之甚也

萬物皆性所有也聖人盡性故無棄物

情一流則難遏氣一動則難平流而後遏動而後平是以難也察而養之于未流則不至于用遏矣察而養之于未動則不至于用平矣是故察之有素則雖嬰于物而不惑養之有素則雖激于物而不背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此之謂也

性定則心宰心宰則物隨

氣感于物發如雷霆狂不可制唯明者能自反勇者能自斷事之誤非過也或未得馭事之道焉耳心之惑乃過也心過難改改心過則無過矣

生本無可好人之所以好生者以欲也死本無可惡人之所以惡死者亦以欲也生求稱其欲死懼失其欲憧憧天地之間莫不以欲爲事而心學不傳矣

深于道者富用物而不盈衛公子荆善居室孔子何取焉以其心不嬰于物可以爲法也夫人生于物用物以成其生耳其久能幾何而世人馳騖不返也

知言疑義

天命之謂性性天下之大本也堯舜禹湯文王仲尼六君子先

後相詔必曰心而不曰性何也曰心也者知天地宰萬物以成性者也六君子盡心者也故能立天下之大本人至于今賴焉不然異端並作物從其類而瓜分孰能一之

朱子曰以成性者也此句可疑欲作而統性情也何如○張南軒曰統字亦恐未安欲作而主性情何如○朱子曰所改主字極有功然凡言删改者亦且是私竊講貫議論以爲當如此耳未可遽塗其本編也何如○又案孟子盡心之意正謂私意脫落衆理貫通盡得此心無盡之體而自是擴充則可以卽事卽物而無不盡其全體之用焉耳但人雖能盡得此體然存養不熟而于事物之閒一有所蔽則或有不得盡其用者故孟子既言盡心知性又言存心養性蓋欲此體常

存而即事即物各用其極無有不盡云爾以大學之序言之則盡心知性者致知格物之事存心養性者誠意正心之事而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者修身以下之事也此其次序甚明皆學者之事也然程子盡心知性不假存養其唯聖人乎者盡唯聖人則合下盡得此體而用處自然無所不盡中間更不須下存養擴充節次工夫然程子之意亦指夫始條理者而爲言非便以盡心二字就功用上說也今觀此書之言盡心大抵皆盡功用上說又便以爲聖人之事竊疑未安朱子自注舊說未明今別改定如此○呂東萊曰成性固可疑然今所改定乃兼性情而言則與本文設問不相應來諭以盡心爲集大成者之始條理則非不可以爲聖人事但胡子下者也兩字卻似

斷定爾若言六君子由盡其心而能立天下之大本如此○

朱子曰論心必兼性情然後語意完備若疑與所設問不相應而者也二字亦有未安則某欲別下語云性固天下之大本而情亦天下之達道也二者不能相無而心也者知天地宰萬物而主性情者也六君子者惟盡其心故能立天下之大本行天下之達道人至于今賴焉云云不知更有病否若所謂由盡其心者則辭恐太狹不見程子所謂不假存養之意

天理人欲同體而異用同行而異情進修君子宜深別焉

朱子曰某案此章亦性無善惡之意與好惡性也一章相類似恐未安蓋天理莫知其所始其在人則生而有之矣人欲

一者梏于形雜于氣狃于習亂于情而後有者也然既有而人
莫之辨也于是乎有同事而異行者焉有同行而異情者焉
君子不可以不察也然非有以立乎其本則二者之幾微曖
萬變夫孰能別之今以天理人欲混爲一區恐未允當○東
萊曰天理人欲同體而異用者卻似未失蓋降衷秉彝固純
乎天理及爲物所誘人欲滋熾天理泯滅而實未嘗相離也
同體異用同行異情在人識之爾○朱子曰再詳此論胡子
之言蓋欲人于天理中揀別得人欲又于人欲中便見得天
理其意甚切然不免有病者蓋既謂之同體則上面便著人
欲二字不得此是義理本原極精微處不可少差試更子細
玩索當見本體實然只一天理更無人欲故聖人只說克己

復禮教人實下工夫去卻人欲便是天理未嘗教人求識天理于人欲汨沒中也若不能實下工夫去卻人欲則雖就此識得未嘗離之天理亦安所用乎

好惡性也小人好惡以己君子好惡以道察乎此則天理人欲可知

朱子曰案此章即性無善惡之意若果如是則性但有好惡而無善惡之別矣君子好惡以道是性外有道也察乎此則天理人欲可知是天理人欲同時並有無先後賓主之別也然則所謂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者果何謂乎龜山楊子曰天命之謂性人欲非性也卻是此語直截而胡子非之誤矣○南軒曰好惡性也此一語無害但著下

歟句則爲病矣今欲作好惡性也天理之公也君子者循其性者也小人則以人欲亂之而失其則矣○朱子曰好惡固性之所有然直謂之性則不可蓋好惡物也好善而惡惡物之則也有物必有則是所謂形色天性也今欲語性乃舉物而遺則恐未得爲無害也

百家謹案朱子好惡物也此句可疑蓋好惡物之則也如以好惡爲物將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亦物乎

心無不在本天道變化爲世俗酬酢參天地備萬物人之爲道至大也至善也放而不知求耳聞目見爲己蔽父子夫婦爲己累衣裘飮食爲己欲旣失其本矣猶皆曰我有知論事之是非方人之短長終不知其陷溺者悲夫故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

求其放心而已矣

朱子曰人之爲道至善也至大也此說甚善若性果無善惡則何以能若是邪○南軒曰論性而曰善不足以名之誠爲未嘗如元晦之論也夫其精微純粹正當以至善名之龜山謂人欲非性也亦是見得分明故立言直截爾遺書中所謂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則如之何譬之水澄淸者其本然也而或混焉則以泥滓之雜也方其混也亦不可不謂之水也夫專善而無惡者性也而其動則爲情情之發有正有不正焉其正者性之常也而其不正者物欲亂之也于是而有惡焉是豈性之本哉其曰惡亦不可不謂之性者蓋言其流如此而性之本然者亦未嘗不在也故善學者化其

滓以澄其物而已○朱子曰某詳此論性甚善但明道所謂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是說氣稟之性觀上下文可見○某又看此章云本天道變化爲世俗酬酢疑世俗字有病猶釋子之謂父母家爲俗家也改作日用字如何○某又細看雖改此字亦爲未安蓋此兩句大意自有病聖人下學而上達盡日用酬酢之理而天理變化行乎其中爾若有心要本天道以應人事則胸次先橫了一物臨事之際著意將來把持作用而天人之際終不合矣大抵自謝子以來雖說以洒埽應對爲學然實有不屑卑近之意故纔說洒埽應對便須急作精義入神意思想像主張惟恐其滯于小也如爲朱子發說論語乃云聖門學者敢以天自處皆是此箇意思恐不免有

病也

百家謹案知言本天道變化爲世俗酬酢就心本體能事

言未嘗說到工夫也似亦無病

或問性曰性也者天地之所以立也曰然則孟軻氏荀卿氏楊雄氏之以善惡言性也非與曰性也者天地鬼神之奧也善不足以言之況惡乎哉或又曰何謂也曰某聞之先君子曰孟子所以獨出諸儒之表者以其知性也某請曰何謂也先君子曰孟子之道性善云者歎美之辭不與惡對也

或問心有死生乎曰無生死曰然則人死其心安在曰子既知其死矣而問安在邪或曰何謂也曰夫惟不死是以知之又何問焉或曰未達胡子笑曰甚哉子之蔽也子無以形觀心而以

心觀心則其知之矣

朱子曰性無善惡心無死生兩章似皆有病性無善惡前此論之已詳心無死生則幾于釋氏輪迴之說矣天地生物人得其秀而最靈所謂心者乃虛靈知覺之性猶耳目之有見聞爾在天地則通古今而無成壞在人物則隨形氣而有始終知其理一而分殊則又何必爲是心無生死之說以駭學者之聽乎○南軒曰心無死生章亦當刪去、

凡天命所有而衆人有之者聖人皆有之人以情爲有累也聖人不去情人以才爲有害也聖人不病才人以欲爲不善也聖人不絕欲人以術爲傷德也聖人不棄術人以憂爲非達也聖人不忘憂人以怨爲非宏也聖人不釋怨然則何必別于衆人

乎聖人發而中節而衆人不中節也中節者爲是不中節者爲非挾是而行則爲正挾非而行則爲邪正者爲善邪者爲惡而世儒乃以善惡言性邈乎遼哉

朱子曰聖人發而中節故爲善衆人發不中節故爲惡世儒乃以善惡言性邈乎遼哉此亦性無善惡之意然不知所中之節聖人所自爲邪將性有之邪謂聖人所自爲則必無是理謂性所固有則性之本善也明矣○南軒曰所謂世儒殆指荀楊荀楊蓋未知孟子所謂善也此一段大抵意偏而辭雜當悉刪去○朱子曰某詳此段不可盡刪但自聖人發而中節以下刪去而以一言斷之云亦曰天理人欲之不同爾○南軒曰所謂輕詆世儒之過而不自知其非恐氣未和而

語傷易析理當極精微毫釐不可放過至于尊讓前輩之意亦不可不存也○朱子曰某觀此論切中淺陋之病謹以刪去訖

彪居正問心無窮者也孟子何以言盡其心曰惟仁者能盡其心居正問爲仁曰欲爲仁必先識仁之體曰其體如何曰仁之道宏大而親切知者可以一言盡不知者雖設千萬言亦不知也能者可以一事舉不能者雖指千萬事亦不能也曰萬物與我爲一可以爲仁之體乎曰子以六尺之軀若何而能與萬物爲一曰身不能與萬物爲一心則能矣曰人心有百病一死天下之物有一變萬生子若何而能與之爲一居正竦然而去他日某問曰人之所以不仁者以放其良心也以放心求心可乎

曰齊王見牛而不忍殺此良心之苗裔因利欲之閒而見者也一有見焉操而存之存而養之養而充之以至于大大而不已與天同矣此心在人其發見之端不同要在識之而已

朱子曰某案欲爲仁必先識仁之體此語大可疑觀孔子答門人問爲仁者多矣不過以求仁之方告之使之從事于此而自得焉爾初不必使先識仁體也又以放心求心之問甚切而所答者反若支離夫心操存舍亡閒不容息知其放而求之則心在是矣今于已放之心不可操而復存者置不復問乃俟異時見其發于他處而後從而操之則夫未見之閒此心遂成閒斷無復有用功處及其見而操之則所操者亦發用之一端耳于其本源全體未嘗有一日涵養之功便欲

擴而充之與天同大愚竊恐無是理也○南軒曰必待識仁之體而後可以爲仁不知如何而可以識也學者致爲仁之功則仁之體可得而見識其體矣則其爲益有所施而無窮矣然則答爲仁之問宜莫若敬而已矣○東萊曰仁體誠不可遽語至于答放心求心之問卻自是一說蓋所謂心操存舍亡間不容息知其放而求之則心在是者平時持養之功也所謂良心之苗裔因利欲而見一有見焉操而存之者隨時體察之功也二者要不可偏廢苟以此章欠說涵養一段未見之間此心遂成間斷無復用功處是矣若曰于已放之心置不復問乃俟其發見于他處而後從而操之語卻似太過著見牛而不忍殺乃此心之發見非發見于他處也又謂

所操者亦發用之一端胡子固曰此良心之苗裔固欲人因
苗裔而識根本非徒認此發用之一端而已○朱子曰二者
誠不可偏廢然聖門之教詳於持養而畧於體察與此章之
意正相反學者審之則其得失可見矣孟子指齊王愛牛之
心乃是因其所明而導之非以爲必如此然後可以求仁也
夫必欲因苗裔而識根本孰若培其根本而聽其枝葉之自
若邪

天地聖人之父母聖人天地之子也有父母則有子矣有子則
有父母矣此萬物之所以著見道之所以名也非聖人能名道
也有是道則有是名也聖人指明其體曰性指明其用曰心性
不能不動動則心矣聖人傳心教天下以仁也

朱子曰心性體用之云恐自上蔡謝子失之此云性不能不動動則心矣語尤未安凡此心字皆欲作情字如何○南軒曰心性分體用誠爲有病此若改作性不能不動動則情矣一語亦未安不若伊川云自性之有形者謂之心自性之有動者謂之情語意精密也此一段似亦不必存○朱子曰此段誠不必存然性不能不動此語卻安但下句卻有未當爾今欲存此以下而頗改其語云性不能不動動則情矣心主性情故聖人教人以仁所以傳是心而妙性情之德又案伊川有數語說心字皆分明此一段卻難曉不知有形二字合如何說

宗羲案朱子謂知言可疑者大端有八性無善惡心爲已發

仁以用言心以用盡不事涵養先務知識氣象迫狹語論過高然會而言之三端而已性無善惡一也心爲已發故不得不從用處求盡仁人心也已發言心故不得不從用處言仁三者同條二也察識此心而後操存三也其下二句則不過辭氣之間愚以爲胡氏主張本然之善本自無對便與惡對蓋不欲將氣質之性混入義理也心爲已發亦自伊川初說有凡言心皆指已發而言以其未定者爲定爾察識此心而後操存善觀之亦與明道識仁無異不善觀之則不知存養之熟自識仁體有朱子之疑則胡氏之說未始不相濟也

五峯先生語

誠成天下之性性立天下之情情效天下之動心妙性情之德

誠者命之道乎中者性之道乎仁者心之道乎惟仁者爲能盡性至命補

梓材謹案此二條南軒張子序胡子知言所述五峯先生之言從謝山補錄南軒文集移入

心性二字乃道義淵源當明辯不失毫釐然後有所持循未發只可言性已發乃可言心故伊川云中者所以狀性之體段而不可言狀心之體段心之體段難言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未發之時聖人與衆同一性已發則無思無爲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聖人之所獨若楊尹二先生以未發爲寂然不動是聖人感物亦動與衆人何異至尹先生又以未發爲眞心然則聖人立天下之大業成絕俗之至行舉非眞心邪故某嘗謂喜怒哀樂未發沖漠無朕同此大

本雖庸與聖無以異而無思無爲寂然不動乃是指易而言易則發矣故無思無爲寂然不動聖人之所獨喜怒哀樂未發句下還下得感而遂通一句否若下不得則知立意自不同伊川指性指心盡有深意答曾吉甫

魏鶴山曰胡五峯此等語直是廣大而精微某亦謂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此語好繼云感于物而動性之欲也此語差蓋漢儒之論多然

梓材謹案此條與鶴山語從梨洲所錄鶴山師友雅言移入

五峯文集

來敎謂佛氏所以差了途轍者蓋由見處偏而不該爾見處偏踐履處皆偏大抵入道者自有聖人所指大路吾輩但當篤信

力行其他異同一筆何斷與會吉甫

梓材謹案此條上半截九十八字移入震澤學案

河南先生之言曰道外無物物外無道晨昏之奉室家之好嗣續之託此釋氏所謂幻妄粗迹不足爲者曾不知此心本于天性不可磨滅妙道精義具在于是聖人寂然不動感而遂通百姓則日用而不知爾釋氏不知窮理盡性乃以天地人生爲幻化此心本于天性不可磨滅者則以爲妄想粗迹絶而不爲別談精妙者謂之道未知其所指之心何以爲心所見之性何以爲性兄得毋未之思乎萬物皆備于我反身而誠仁爲體要義爲權衡萬物各得其所而功與天地參此道所以爲至也釋氏狹隘褊小無所措其身必以出家出世爲事絶滅天倫屏棄人

理然後以爲道非邪說暴行之大者乎

致疑聖人以爲未盡推信釋氏以爲要妙則愚意之所未安釋氏與聖人大本不同故末亦異五典天所命也五常天所性也天下萬物皆有則吾儒步步著實所以允蹈性命不敢違越也退可以立命安身進可以開物成務不如是則萬物不備謂反身而誠吾不信也釋氏毀性命滅典則以事爲障以理爲障而又談心地法門何哉縱使身心休歇一念不生以至成佛乃區區自私其身不能與天下大同言雖精微行則顛沛若大本既明知言如孟子權度在我則雖引用其言變腐壞爲神奇可矣若猶未也而推信其說則險詖淫蕩奇衺流遁之辭善迷人意使人醉生夢死不自知覺故伊川謂須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以

上與原仲兄

聖人之道得其體必得其用有體而無用與異端何辨井田封建學校軍制皆聖人竭心思致用之大者也欲復古最是田制難得便合法且井之可也封建擇可封者封之錯雜于郡縣之間民自不駭也古學校之法埽地矣復古法與今法相增減亦可也軍制今係伍之法猶在就其中增修使之合古行之二十年長征兵日減而農兵日盛但患人不識聖人因天理合人情均平精確廣大悠久之政不肯行爾

祖望謹案此條惟論田制曰且井之可也此句觕矣不可行

今之學者少有所得則欣然以天地之美爲盡在己自以爲至

足乃是自暴自棄左右妙年所見大體已是知至矣當至之知終矣當終之乾乾不舍工夫深後自然已不得今且當以速成爲戒

莊子之書世人狹隘執泥者取其大畧亦不爲無益若篤實君子句句而求字字而論則其中無眞實妙義不可舉而行也其說夫子奔軼絶塵事類如此矣

爲學是終身事天地日月長久斷之以勇猛精進持之以漸漬薰陶升高自下陟遐自邇故能有常而日新以上與張欽夫

梓材謹案謝山所錄五峯與南軒書六條其二條移入南軒學案

吾徒幸不溺于俗學聖賢事業幸有一綫路可以究竟惟不志于功利死而後已者可與共進此道

書辭有得有失篤志近思得也迫切則苦而不可久悔過而不能釋去則局束而不可大欲速之心以未見近功而自謂恐終不能至則大非所望也孟子曰心勿忘勿助長此養心之要道學問之道但患自足自止若勉進不已則古人事業決可繼前輩淵源殆盡續之使不絕正在後輩其可聽此事若存若亡乎嗚呼執書冊則言之臨事物則棄之如是者終歸于流俗不可不戒

思曰睿睿作聖豈可放下若放下時卻是無所事矣無所事則妄人矣若太勞則不可

老人病人衰人有死之道然以目前觀之死者亦未必便是三種人蓋修短有數一定而不可變雖聖人于修短亦聽之未嘗

別致力也此所以爲聖人在衆人則不奈何著死爾凡事皆然不特死生也疏水曲肱安靜中樂未是眞樂須是存亡危急之際其樂亦如安靜中乃是眞樂此豈易到古人所以惟日孜孜死而後已也讀書一切事須自有見處方可不然汨沒終身亦無超越之期不自知覺可憐可憐

當有見處不可爲事物所驅役大抵情所重處便被驅役自以爲是而不知區區于一物之中人本與天地同德乃自棄于一物可惜哉

凡有疑則精思之思精而後講論乃能有益若見一義卽立一說初未嘗求大體權輕重是謂穿鑿穿鑿之學終身不見聖人之用

心之精微言豈能宣涉著言語便有滯處歷聖相傳所以不專在言語之間以上與虎德美

聞公每言纔親生產作業便俗了人果有此意否古人蓋有名高天下躬自鉏菜如管幼安者灌畦鬻蔬如陶靖節者使顏子不治郭內郭外之田饘粥絲麻將何以給孔子猶且計升斗看牛羊亦可以爲俗乎豈可專守方冊口談仁義然後謂之清高之人當以古人實事自律不可作世俗虛華之見

行貴精進言貴簡約欽夫之言眞有益便可于此痛加工夫辱許顧我少留幸甚雖然相守著亦不濟事若左右積思積疑有不浹處則一夕話眞勝讀十年書不然雖某竭其愚而左右未能脫然有悟處亦空相守也

仁之一義聖學要道直須分明見得然後所居而安只于文字上見不是了了須于行住坐臥上見方是眞見光陰不易得摧頹之人亦有望于警策也

見處要有領會不可泛濫要極分明不可模糊直到窮神知化處然後爲是道學衰微風教大頹吾徒當以死自擔以上與孫正孺

附錄

紹興閒先生嘗上書畧云徽欽二帝劫于讐敵遠適窮荒願陛下加兵敵國庶得復還父子兄弟得重相見引領南望九年于兹矣陛下乃北面事仇偷安江左亦何訣邪又陛下即位以來中正邪佞更進更退然陳東以直諫死于前馬伸以正論死于

後何推中正之易去奸邪之難
高閌爲國子司業請幸太學先生見其表作書責之曰昔楚懷王不返楚人憐之如悲親戚大上皇劫制于強敵生往死歸此臣子傷心切骨臥薪嘗膽宜思所以必報也而柄臣乃敢欺天罔人以大仇爲大恩乎昔宋公爲楚所執及楚釋之孔子筆削春秋乃曰諸侯盟于薄釋宋公不許楚人制中國之命也太后天下之母其縱釋乃在金人此中華之大辱臣子所不忍言也而柄臣乃敢欺天罔人以大辱爲大恩乎晉朝廢太后董養遊太學升堂歎曰天人之理既滅大亂將作矣遂遠引而去今閤下偃然爲天下師儒之首既不能建大論明天人之理以正君心乃阿諛柄臣希合風旨求舉太平之典又爲之辭欺天罔人

執甚焉

勸樊茂實沈元簡二御史請立國本補

初南軒見先生先生辭以疾他日見孫正孺而告之孫道五峯之言曰渠家好佛宏見他說甚南軒方悟不見之因于是再謁之語甚相契遂授業焉南軒曰栻若非正孺幾乎迷路

朱子曰近世爲精義之說莫詳于正蒙而五峯亦曰居敬所以精義也此言尤精切簡當深可玩味

又曰知言中議論多病近疏所疑與敬夫伯恭議論如心以成性相爲體用性無善惡心無生死天理人欲同體異用先識仁體然後敬有所施先志于大然後從事于小此類極多又其辭意多急迫少寬裕良由務以智力探取全無涵養之功所以至

此然其思索精到處何可及也

又曰五峯善思然其思過處亦有之

又曰五峯臨終謂彪德美曰聖門工夫要處只在箇敬此爲名論

張南軒曰知言一書乃其平日之所自著其言約其義精誠道學之樞要制治之蓍龜也

又序先生文集曰先生非有意于爲文者也其一時詠歌之所發蓋所以抒寫其性情而其他述作與夫問答往來之書又皆所以明道義而參異同非若世之爲文者徒從事于言語之間而已也粤自早歲服膺文定公之教至于沒齒惟其進德之日新故其發見于議論之間者亦月異而歲不同雖然以先生之

學而不得大施于時又不幸僅得中壽其見于文字閒者復止于此豈不甚可歎息至其所志之遠所造之深綱領之大義理之精後人亦可以推而得焉

呂東萊與朱侍講書曰十年前初得五峯知言見其閒滲漏張皇處多遂不細看後來翻閱所知終是短底向來見其短而忽其長正是識其小者 補

魏鶴山師友雅言曰周禮不可信王畿之外甸稍縣都各五百里王畿湊合豐洛之地方得千里甸稍縣都如何安排先儒只去僻處說不曾從大處看惟胡五峯斷然以爲劉歆蓋起于劉歆而成于鄭玄附離者大半然紀綱制度纖密處亦多看周禮須只用三代法度看義理方精鄭注引後世之法便不是 補

五峯學侶

簡肅胡籍溪先生憲 別爲劉胡諸儒學案

文清曾茶山先生幾

侍郎李先生椿

彪先生虎臣 並見武夷學案

五峯家學 二程三傳

主簿胡廣仲先生實

胡實字廣仲五峯之從弟也先生年十五初習辭藝五峯謂之曰文章小技所謂道者人之所以生而聖賢得之所以爲聖賢也先生曰竊有志于此願有以詔之由此就學以門蔭補將仕郎不就銓選以講道爲事晚得欽州靈山主簿亦未上也乾道

九年卒年三十八與考亭南軒皆有辯論未嘗苟合也

廣仲問答

心有所覺謂之仁此謝先生救拔千餘年陷溺固滯之病豈可輕議哉夫知者知此者也覺者覺此者也果能明理居敬無時不覺則視聽言動莫非此理之流行而大公之理在我矣尚何憒驕險薄之有

復卦下面有一畫乃是乾體其動以天且動乎至靜之中爲動而能靜之義所以爲天地之心乎

以愛名仁者指其施用之迹也以覺言仁者明其發見之端也

附錄

南軒與朱元晦書曰胡廣仲不起可傷渠邇來雖肯講論終是

不肯放下病中過此猶爲及之然胡氏失之亦甚害事補

胡季隨先生大時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胡伯逢先生大原

胡大原字伯逢五峯之從子也雲濠案伯逢爲致堂先生長子先生與廣仲澄齋守其師說甚固與朱子南軒皆有辯論不以知言疑義爲然梓材謹案龜山語錄陳幾叟羅仲素與先生所錄豈先生嘗及龜山之門邪或先生諸父從龜山遊有所傳誦而先生錄之邪

伯逢問答

心有知覺之謂仁此上蔡傳道端的之語恐不可爲有病夫知覺亦有深淺常人莫不知寒識暖知飢識飽若認此知覺爲極至則豈特有病而已伊川亦曰覺不可以訓仁意亦猶是恐人

專守著一箇覺字耳若夫謝子之意自有精神若得其精神則天地之用卽我之用也何痾之有以愛言仁不若覺之爲近也觀過知仁云者能自省其偏則善端已萌此聖人指示其方使人自得必有所覺知然後有地可以施功而爲仁也

胡季立先生大本

胡大本字季立茅堂次子伯逢弟也梓材案先生乃伯逢從弟與南軒共學于嶽麓補

五峯門人

宣公張南軒先生栻別爲南軒學案

彪先生居正

彪居正字德美湘鄉人也其父虎臣從胡文定公遊先生因事

五峯五峯疾病先生問之且求教焉五峯曰聖門工夫要處只在箇敬字游定夫先生所以得罪于程氏之門者以其不仁不敬而已先生著述雖不傳然觀五峯所答先生書皆志其學之大者蓋南軒之下卽數先生當時有彪夫子之稱修

梓材謹案先生問心與爲仁于五峯見上知言

吳澄齋先生翌

吳翌字晦叔建寧府人遊學衡山師事五峯聞其所論學問之方一以明理修身爲要遂捐科舉之學曰此不足爲吾事也五峯歿又與張南軒胡廣仲胡伯逢遊張氏門人在衡湘者甚衆無不從之參決所疑築室衡山之下有竹林水沼之勝取程子澄濁求清之語榜之曰澄齋淳熙四年卒年四十九朱文公集

有行狀

澄齋問答

遺書云自性之有形者謂之心自性之有動者謂之情又曰心本善發于思慮則有善有不善若既發則可謂之情不可謂之心夫性也心也情也其實一也今由前而觀之則是心與情各自根于性矣由後而觀之則是情乃發于心矣竊謂人之情發莫非心為之主而心根于性是情亦同本于性也今日若既發則可謂之性不可謂之心然則既發之後安可謂之無心哉豈非情言其動而心自隱然為主于中乎

若不令省察苗裔便令培壅根本夫苗裔之萌且未能知而還將孰為根本而培壅哉此亦何異閉目坐禪未見良心之發便

敢自謂我已見性者故文定公曉得敬字便不差也

程子云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但其中要識得眞與妄爾伯逢疑云既是天安得妄某以爲此六者人生皆備故知均稟于天但順其理則是眞違其理則是妄卽人爲之私爾

美定庵曰人心道心同是一心正謂此也

孫先生蒙正別見元城學案

監嶽趙先生師孟

趙師孟字醇叟口口人以廕入官監永州酒稅用宗室恩得監潭州南嶽廟自是之後寓居南嶽藏寺中從五峯遊餘三十年自以爲未有得其後有室家之戚歷時而情累未遣頗以爲病一日晨起洒然有喜色家人怪而問焉則笑而不答已而語其

友人曰吾今而後始爲不負此生平時滯吝氷解凍消其樂有不可名言者乾道八年卒年六十四

趙先生棠

趙棠衡山人少從五峯學慷慨有大志嘗見張魏公于督府魏公雅敬其才欲以右選官之不爲屈乃命子南軒與先生交先生之子方又從南軒學

通守方困齋先生疇別見紫微學案

通判向先生浯

向浯字伯源薌林侍郎仲子也從胡文定公遊卒業于五峯端重有父風以邵陽通判挂冠歸補

蕭先生口

蕭口南軒高弟定夫之父也魏鶴山述定夫之言曰佐之先人事五峯先生與張宣公爲同門友云參鶴山文集

胡氏所傳

修撰楊先生大異

楊大異字同伯醴陵人從五峯授春秋梓材案當作從胡氏授春秋嘉定中進士授衡陽主簿調龍泉尉召對極言時政進直祕閣

謝山跋宋史列傳曰楊大異登嘉定十三年進士其爲四川參議官死節更生在理宗嘉熙三年已而入知鼓院遷理寺出除廣東庾節除祕閣奉祠蓋倘未六十也家居又二十四年卒而宋史言其少時乃常受春秋于五峯胡氏之門愚考五峯之卒在紹興之末今姑以大異死節之時

追計之閒以孝宗二十六年光宗五年寧宗三十年理宗十三年已七十餘矣大異從五峯時卽甚少亦當及冠果爾則其成進士已六十餘本傳年八十二之言又恐不足信也五峯弟子寥寥寡傳然自南軒而外如彪居正吳晦夫俱在淳熙前後之閒大異相去懸殊于嶽麓弟子吳趙輩尙稱後進則譌誤可知諸胡以籍溪爲最長致堂茅堂皆與五峯年相若無及孝宗之世者惟廣仲稍後死其與南軒昌明文定之學最爲碧泉遺老或者大異曾受經焉而本傳因之成訛耳

梓材謹案五峯兄弟致堂以紹興二十一年辛未卒籍溪以紹興三十二年壬午卒謝山謂五峯之卒在紹興之末葢與籍溪前後卒若廣仲之卒在乾道九年癸巳僅後十一年又七年而南軒亦卒茅堂未詳其年其卒亦未必在

賓仲之後疑楊先生所從受春秋者何在五峯之子季隨兄弟也

彪氏門人 二程四傳

提刑劉退庵先生強學 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趙氏家學

忠肅趙先生方 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蕭氏家學

蕭定夫先生佐 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宋元學案卷四十二終